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  
 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  
 外恐內有父兄為憂二是有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末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

先後着耳若祇棊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  
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  
其銳有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主則又大喜  
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  
以窮來歸遽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  
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  
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  
所昏故藉傍人指之尔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  
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  
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  
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  
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  
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  
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  
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  
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編素  
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  
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旣已  
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肯他定殺了只得以兵

攻之他却不敵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懷心

意事楚則有俱楚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散

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

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

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

宗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

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

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平

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

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

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

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眾為義帝編素聲

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

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久彭城置酒高會

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

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

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

入主  
當端  
一心

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一事  
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  
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高帝危之班固  
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  
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貶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  
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  
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為平一聽之誤為禍如此幸  
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  
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  
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

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  
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  
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  
故為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  
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  
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  
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安深德  
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  
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

所遣攻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  
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  
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  
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有  
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  
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  
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  
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  
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  
料其賢能若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  
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  
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  
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  
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編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  
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  
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  
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  
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  
不得爲者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

編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  
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  
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  
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  
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  
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  
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始類於  
兒曹嘔哺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  
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  
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帝之法不移如山  
豈兒輩嘔哺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  
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  
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問高祖大  
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  
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  
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  
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  
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問漢高祖其  
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

之股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  
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  
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  
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  
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  
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  
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  
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  
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

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  
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  
以為殺之當詭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  
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  
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  
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  
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  
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

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

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  
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  
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  
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  
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  
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  
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  
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  
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  
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  
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  
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  
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  
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  
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  
多見也文帝以燕子居藩國入踐太統知已之立  
為漢社稷非為己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有司請建  
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  
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兒之無後者而立

忠信  
可行  
可蚤

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  
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  
之下卽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  
施恩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  
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  
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  
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  
邊以一書而佗卽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  
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  
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賈誼  
約當  
時英  
俊

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  
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  
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自曰老妻故  
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  
越吏爲歎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  
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  
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  
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

俊而諠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

不可

文帝  
通變  
宜民

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精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

仁厚  
中有  
神武

兩事  
不可  
同日  
語

知孰是曰雖未免返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  
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  
文特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  
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  
德教權剛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  
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  
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  
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  
有徹底理會李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  
合聖賢元不從李問中來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

李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  
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  
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  
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疆大猶能支吾數百年  
先史喻為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  
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審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  
室貴戚人人怖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  
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傳為之文遊則將有大人

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愛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  
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  
法也

武帝

武帝  
足以  
有爲

朱子曰武帝病痲固多然天資高志尚大足以有爲  
使合下便得箇直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  
直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  
討匈奴便把呂后媢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  
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  
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其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  
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  
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信秦之迹可見他  
當時已自知其罪尚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  
史大夫豈不善

武帝  
四事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  
尺寸然不至於亂世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  
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參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  
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武帝  
死以  
回天  
之  
心

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直能尚儒者然猶  
表章六經聘名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  
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  
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  
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  
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  
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  
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  
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風息而清明之慮生是  
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

相須  
而維  
持

以培植本根於是與利之酒深望而惠澤復流有以  
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  
保其祚然尚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  
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無高文景之澤以免  
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  
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  
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  
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  
亦豈且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

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  
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  
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  
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  
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  
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  
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  
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  
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公孫卿而負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  
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  
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曾  
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  
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  
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  
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  
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可  
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  
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

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  
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  
崇儒之君子厭文史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  
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  
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  
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  
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  
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  
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  
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  
天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  
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  
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  
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  
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  
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  
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  
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參養  
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與懦  
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

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天相者既非真  
儒度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  
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  
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漢宣  
帝識  
治體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  
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  
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  
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  
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  
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  
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  
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  
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  
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  
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王政本乎天理  
占人制治保邦

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董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歎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  
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尤也宣帝始用  
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凍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  
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  
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  
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  
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  
以孝元為監乎

項羽 范增附

凍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  
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  
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  
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  
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  
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  
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  
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  
三秦之險哉

沛公

激發

天下

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上有一范增不

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

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

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肯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

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

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

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循蹈其故轍

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

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

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

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

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

死天下其無沛公平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

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

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

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

昭然  
與日  
光年

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  
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  
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  
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  
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  
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秦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  
國獨盡董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  
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

蕭何  
一代  
宗臣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  
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  
自汗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  
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  
惟恐一跌然而幾陪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  
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  
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一人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明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蕭何  
得為  
相用  
人之  
體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繕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三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

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也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千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闈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

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善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貫田宅自汚意同

韓信

二人  
勇略  
蓋世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各將未有倫儼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  
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遠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  
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  
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  
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  
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  
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  
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  
乎

張良  
從赤  
松子  
遊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  
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  
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  
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張良  
終始  
為韓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  
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  
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  
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  
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  
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  
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  
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  
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  
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  
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  
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  
足慮矣不準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  
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  
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  
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  
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  
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  
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

子房  
功成  
智隱

克終竟以殖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  
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逾權勢視去  
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  
之遠鴻冥鳳舉增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  
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  
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  
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  
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問不容髮  
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  
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  
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  
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  
為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  
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  
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  
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  
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  
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

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  
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  
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  
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  
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  
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  
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  
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  
則亦憚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

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  
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  
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  
之旁其計策不及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  
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  
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  
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  
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  
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

子房  
撥轉  
主心  
如轉  
戶樞

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温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濬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

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言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

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沛公之謀惟張良  
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  
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  
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  
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王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  
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  
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安人傑也向也蕭何張  
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傳  
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  
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  
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  
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  
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  
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  
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  
又從而協贊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

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  
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  
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  
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  
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  
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  
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  
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  
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  
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戾皆連城  
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  
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主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  
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蘆醢隨之矣嗚呼  
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  
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  
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  
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字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宏其勇悍疆鷲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彭越有功於漢

能爾若參者可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  
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  
私念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  
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  
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  
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國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  
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  
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  
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  
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矣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  
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  
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  
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

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名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